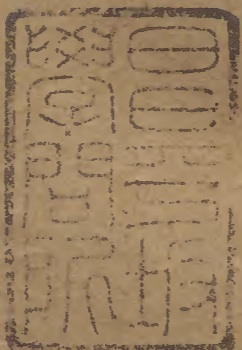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續三

小爾雅
兼明書三



漢書門			
三	一	三	三
一	二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門內	
三七函	三一函
三	一
冊	冊

甲集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5
冊數	31(3)
函號	370 3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小爾雅總目

廣詁

廣言

廣訓

廣義

廣名

廣服

廣器

廣物



小爾雅

目錄

廣鳥

廣獸

廣度

廣量

廣衡

目錄終

小爾雅

漢 魯人孔鮒著 潘之淙閱

廣詁一

淵懿邃願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頒賦鋪敷布也
 蓋戴燾蒙冒覆也鐘崇府最積灌聚櫟叢也閱搜履
 庀具也攻為話相旬宰營匠治也蠲被禋屑潔也勿
 蔑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尼附切局隣傳
 戚近也邵媚旨伐美也賢哀繁優饒夥多也幾蔡模
 臬法也蔡取著龜義亦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詰進

也索寒探哀鉤掠採略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
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敦爽曉昕著讚曙明也
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
戶峻格扈止也戶取其闔礙峻取其改皆止之義幽曠闇昧冥也最
冗自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轡挽引
也承贊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
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拾也肆子燼餘也拓斥
啓闢開也杜實充物塞也實物滿也獎率勵勸也勤
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閒隙也迭遞交更也擘

剗沒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特緇朱也
淫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萋麗數也寥艾老也僉皆同也
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也奚害何也
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轄輶輿也
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禁錄也掌司主也偏
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享當也庚
徹通也修舒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商

八
百
形
茂末也延衍散也未沒終也此辨別也非涼薄也復
旋還也祖翼送也走叩我也姓命孛子也諧籲和也
悛寤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擱忿也奸犯也汨猾
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睇題
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棄也莽蕪
草也暴映晒也焮也晞焮乾也廸跡蹈也衍演廣也
衰從長也荷揚擔也仍再也狗歸也工官也稽考也
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惠也譴責
也閒非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蚩戲也褊狹也恣

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
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
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
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偶也麗兩也驟數也逞快
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
升也勵勉也赫顯也躉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暨息也
話言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腆厚也肆緩也競逐
也紀基也基忌教也整願也愬強也薄迫也燂炊也
資取也質信也餽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閔限

也廬寄也萃集也遶倅也尤恠也管慚也索空也素
故也視此也惶往也矜惜也狃怵也覬望也何任也
御侍也殿慎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
呼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
寧寧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
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耆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
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

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鱖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麀
麀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羴雜彩曰繪
雜言曰詭

廣義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莞寡婦曰嫠妾婦之
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
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
上淫曰烝下淫曰報勞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
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體慙曰逡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咥請
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
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尸謂
之柩饋死者謂之賙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殮羊至切
殮坎謂之池壙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宰
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苧葛曰布布通名也續綿也絮
之細者曰續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麓者曰素葛之精
者曰絺麓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
而蔽之者也題頭也顛顛顛顛也璽謂之印紱謂之
綬襜褕謂之童容亦云蔽膝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紩縫也
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裨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
幕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簀床第也太扇謂之斐杖謂
之挺鍵謂之籥亦作鑰棋局謂之奕在足謂之履履尊
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絢也

廣器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
方二尺。正中者謂之彀。彀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
干。版盾也。戈。句子戟也。彀倪結切。版房越切。亦之削謂之室。室
謂之鞞。鞞。秘鞞之飾也。矢服謂之矟。小船謂之艇。艇
之小者曰舩。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輶
上者謂之轡。轡。轅謂之鞞。軫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
扼。上者謂之鳥喙。繫。縶。縶也。緇。索也。大者謂之索。小
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為縶。膠而紵之為緇。垆地也。墻
墻謂之陴。高平謂之太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泃。

之廣謂之衍

廣物八

藁謂之稗。稗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
謂之穎。截穎謂之銍。拔心曰摑。拔根曰擢。把謂之秉。
秉。四曰筥。筥。十曰擾。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甚。柞
之實謂之橡。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
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

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鴉鳥鸞也

鸞斯也亦曰鸞鴉

廣獸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縱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慘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廣度十一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

司馬法六尺為步倍跬乃其大略

四尺謂

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

之疋疋有謂之束

禮玄纁五兩以兩為束每束疋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為

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廣量十二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廣衡十三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鈞鈞謂之緩二緩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

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小爾雅終

兼明書卷一

宋丘光庭著 張遂辰閱

諸書

三皇

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又不承五行之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

兼明書

卷一

哉則知諸家之論唯安國爲長

五帝

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淪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踈略一至於斯安國精詳可

爲定論

皇帝名義

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曰康成舉其邊未爲通論也今按尚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非取星爲號也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於帝

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放勳重華文命非名

司馬遷史記以放勳爲堯名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明曰皆非也按堯典云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孔安國曰勳功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也舜典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叶于帝孔安國曰華謂文德言其文德光華重合於堯俱聖明也大禹謨云若稽古

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孔安國曰言其外布文德敎命內則敬承堯舜也據安國所言當以放勳重華文命皆謂功業德化不言是其名也或問曰子何知安國之是而司馬之非乎答曰以尙書經文知之也經文上曰是帝堯之位號下曰是帝堯之功德若放勳是堯之名則經當云若稽古帝堯放勳則放勳當其名處今放勳乃在曰之下連於欽明文思豈名不屬於位號而乃冠於功業乎又舜典云重華叶于帝若重華爲名將何以叶於帝又大禹謨云文命

敷于四海若以文命爲名將何以敷于四海又臯陶
謨曰允迪厥德豈允迪爲臯陶之名乎且子生三月
而父爲之名今放勛重華文命之義皆謂聖明功業
豈此三帝卽位之後始爲名乎且舜之父母頑嚚豈
知舜之德可繼於堯而名之重華乎若是舜自作於
理固不當如此驗斯枝節卽放勛重華文命非堯舜
夏禹之名也故知馬遷之非安國之是也

五行神

明曰木神曰勾芒火神曰祝融土神曰后土金神曰
蓐收水神曰玄冥土神獨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
領四行故稱君也或問曰據此后土是五行之神
漢代立后土祠於汾陽祀何神也答曰三代已前無
此禮蓋出一時之制耳其祀當廣祀地神卽如月令
所祀皇地祗者也

五行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
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
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

曰勾龍爲后土此五子生爲五行之官死後以之配祭五行之神也或問曰鄭康成于月令其神后土注云顓頊之子黎兼后土官孔穎達曰勾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神后土有闕黎則兼之者何也答曰康成失之于前穎達徇之于後皆非也按左傳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勾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旣是五行之神以勾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而康成以黎兼之亦何乖謬又問曰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旣曾司地何故不可配土乎答曰黎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謂黎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黎爲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勾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今依左氏勾龍配于兩祭不亦宜乎又問曰勾芒祝融之類皆是五行之名號爲重黎之名皆是人鬼何故與之同稱乎答曰此五子能著其功施于人與鬼神相似故得與之同稱也亦猶皇帝天神王者德同于天故亦得稱皇帝此其義也

社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
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土地
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唯祭斯
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爲五
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
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
乎答曰按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
爲社也又問曰社旣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祗於方丘
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

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位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
廟經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明曰按曲禮云主
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
向堂爲正卽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
臣之位故以向堂爲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
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
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在死人之祭西方爲陰陰

主死云者各從類也閔二年左傳言季友之生卜之
曰間于兩社者周社與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
故謂之亳社卽禮記所謂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
者也立之於廟門外以爲後王戒亦從陰類也然則
雉門之外東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間朝庭執政
之所故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也

社名

或問曰社旣土神不言祗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
神地之道也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

合其字從氏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社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后土
爲社是勾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於社今
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卽勾龍也

社日

或問曰月令云擇元日命人社注云元日近春分前
後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注月令不
同何也答曰召誥云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則是

今注月令取召誥爲義也不取郊特牲爲義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屬土也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牲牲云甲者當是異代之禮也

社始

或問社之始答曰始於上古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爲中霤在國爲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尙矣

社樹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明日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謂欲使人畏敬戰慄失其義也

稷神

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明日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旣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伴縱令

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真偽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

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答曰
稷屬土而為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者種
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徧舉故舉其長而為言之以等
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為人所褻慢也

稷配

明日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為謂農之長
死後以配祭于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為穀之君也

左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

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稷配以后稷者周棄也

稷日

或問曰祭稷不別日與社同日者何也答曰以百穀
生于土戊屬土故可與社同日而祭也

稷始

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
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
繼之故祀以為稷厲山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

矣

文字元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于黃帝蒼頡者。明曰非也。自生人以來便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經云。鳳凰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豈鳳凰乃生于蒼頡之後乎。韓詩外傳云。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百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仲對齊威公云。古人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記號以識。十二而已。其首有無懷氏。則夷吾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

氏前。由此而論。則文字之興。其來遠矣。假令蒼頡在黃帝之前。亦不始于蒼頡矣。蓋廣而論之。故尋得其名也。

隸書所始

代人多以隸書始于秦。時程邈者。明曰非也。隸書之興。興于周代。何以知之。按左傳。史趙筭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蓋以亥字之形。似布筭之狀。按古文亥。作亢。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

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豎置身傍亥作豕此則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亥文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又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冢者得銅棺棺外隱起爲文言齊太公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有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卽隸書興于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

土牛義

禮記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別加彩色今州縣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黃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棄者明曰古人尙質任土所宜後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縣不知本意率意而爲今按開元禮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卽如分土之議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方諸侯則割壇東之青土以白毛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全用青土封南方諸侯則割赤土西方則割白土北方

則割黑土今土牛之色亦宜効彼社壇或問曰今地主率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按月令只言示農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謂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謂示農耕之早晚答曰以立春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卽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卽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事也立春正月望卽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又問曰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答曰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脉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

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斯自漢朝之失積習爲常按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又按續續令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諸州縣門外各立土牛耕人斯皆失其先書示農之義也又問曰幾日而除之答曰七日而除蓋欲農人之徧見也今人打後便除又乖其理焉

鄉飲酒樂

今州府貢士陳鄉飲酒堂上堂下樂工皆坐亦皆有人歌又皆絲竹明曰如此則尊卑無別何爲分居上

兼明書卷一終
下哉按鄉飲酒禮及燕禮事皆云升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卽是堂上
樂有人歌以琴瑟和之並無竹器樂工皆坐堂下無
人歌但吹笙播詩亦無琴瑟吹笙者皆立故郊特牲
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言貴重人之聲故
令歌者在上輕賤匏竹之器故令在下今州府所行
並無等級有司不辨故也

兼明書卷一終

兼明書卷二

周易

雲從龍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爲龍吟雲起虎嘯
風生明曰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感而生
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興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
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居知雨是也
或曰文言仲尼所作何故不知答曰但取其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先天不違者也

艮陸

夫九五曰艮陸夬夬中行无咎王弼云艮陸草之柔脆者子夏傳云艮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鄭王肅皆云艮陸一名章陸明曰如諸儒之意皆以艮陸爲一物直爲上六之象今以艮陸爲二物艮者白艮也陸者商陸也艮象上六陸象九三上六象陰艮亦全柔也九三以陽應陰陸亦剛下柔上也且夬是五陽共決一陰之卦九五以陽處旣剛且尊而爲決主親決上六而九三應之亦將被決故曰艮陸夬夬重言之者決艮決陸也由此而論艮陸爲二物亦以明矣

按本草商陸一名葛根

葛音勅張反

一名呼夜一名章陸

一名烏樞一名六甲父母殊無艮之號蓋諸儒之誤也或曰九三君子夬夬其義如何答曰九三以陽應陰有違于衆若君子能決斷已意與衆陽共決上六則免悔故亦重言夬夬也

密雲不雨

王弼云凡雲雨者陰氣布于上而陽薄之不得通則蒸而爲雨明曰此說未窮其理何者夫陰陽二氣生

于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爲雲二氣力均則能爲雨或
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爲雨
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三三 乾下巽 上小畜小過不雨者
陽氣少也三三 艮下震 上小過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
則陰也故禮記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
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于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
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后氣生氣生本于
釜中非結成于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于地中陰
陽相將而出若陰先而陽後尙不能爲雲豈能爲雨

乎

天地氤氳

繫辭云天地氤氳萬物化醇論者以爲氤氳天中之
氣明曰氤氳未散之名也其氣結于黃泉非在天之
謂也若已在天安能化生萬物直由氣自黃泉而生
萬物資之以化萬物者動植之總名也動植初化未
有交接故曰化醇及其交接萬物由此蕃滋故曰男
女媾精萬物化生男女者雌雄牝牡之稱也夫人之
精既皆自下豈氤氳不自下乎按月令建子之月律

中黃鍾黃者地中之色也鍾者種也言十一月陽氣
種于黃泉也故知渾天之形其半常居地下地之下
有水水之下有氣氣之下有天天之元氣自水而昇
地自地而昇天自天而廻還水下所謂一陰一陽而
無窮也故復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震下坤天地
之心陽氣在下卽知氤氲之氣所存焉

樞機

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孔
穎達曰樞戶曰機弩牙明曰樞是門關非戶曰也何

以知之機是弩牙牙發則前去樞是門關關發卽扉
開則是門之開閉由關不由白也且白非能動轉安
得謂之發乎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蓋以門關
來去故不蠹敗戶曰何謂不蠹乎是知穎達之說謬
也

尚書

山三江旣入

禹貢揚州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震澤吳
南太湖名言三江旣入致定爲震澤也鄭玄云江自

兼明書 卷二
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曰底致也。安國之意以爲三江之水入于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既入爲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後平陸出平陸，出然後震澤致定也。

包匭菁茅

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稱齊侯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元

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卽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菹，是謂菁爲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事楚國，匣盛而貢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血流漂杵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

杵當為杆字之誤也按詩云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左
傳鄰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杆城其民也則是古人
讀干為汗杆一名楯一名櫓漢書云血流漂櫓櫓卽
杆俗呼為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周康王名

周書顧命云用敬保元子釗孔安國曰釗康王名也
諸儒皆讀釗為昭明日讀者非也釗當音梟按字書
六體一曰諧聲此釗字諧聲字口邊着斗音古是叫
字卽金邊着斗當音梟明矣今人依針從刀者訛也

且昭王是康王之子豈有子謚父諱而音同乎是周
人本讀為梟今人誤讀昭字矣或曰禮不諱嫌名釗
昭音同而字異得非嫌名乎答曰言語之間詩書之
內有音同字異者卽不為之諱豈父諱子謚可用嫌
名乎直今人讀之非也

毛詩

序

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萇所作明日
非毛萇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

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是自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卽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以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旣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沈朗新添

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日沈朗論詩一何狂謬雖詩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爲文語事莫不從微至著自家形國故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

下俗本云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經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而

論則關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語曰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子以關雎為首訓子

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則關

雎居周南先矣且詩有四始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

大雅四曰頌周南實國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失

四始之倫也甚矣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為風乎

為雅乎為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為雅也則不可

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為妄

作無乃甚乎

雎鳩

顏氏匡謬云雎鳩白鷹明日按左傳云雎鳩氏司馬

也爾雅云雎鳩王雎郭璞曰今江東呼為鸚毛萇云

雎鳩摯而有別然則雎鳩之為鸚不可易也爾雅又

揚鳥白鷹是白鷹一名揚鳥則雎鳩非白鷹明矣

美目揚兮

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穎

達

兼明書

卷二

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明曰經無眉文毛何得
以爲揚眉孔又以爲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爲
臆說益揚者目之開大之貌。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
是也。

美目清兮

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曰目上爲明目下爲
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衛
風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爲清盼當復在何所

曷又從止

齊風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也。經云旣曰庸止曷又
從止。孔穎達曰以意從送與之淫耳非謂從至魯也。
明曰按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送姜氏于謹魯地
然則詩言曷又從止是謂從送至謹入于魯地則穎
達之言失也。

碩鼠

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鼠頭似兔
尾黃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陸璣蟲魚
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明曰經

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尋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姜也人卽尋常人以其指斥莊姜故云碩人斯類甚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

生于道左

唐風有杕之杜生于道左箋云道東也日之熱常在

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故也明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旣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如樹旣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宜休息于義何安

其帶伊絲

曹風鳴鳩云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箋云刺不稱其服也明曰按下文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序

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卽此刺無君子詩人思
時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
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謂今在位無此君子也非
謂刺不稱其服且經云淑人君子安得不稱其服耶
鶴鳴于埵

東山云鶴鳴于埵婦歎于室毛萇云埵螿冢也將陰
雨則穴處先知之明曰據詩之文勢此埵不得爲蟻
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歛及于埵皇
謂寢門闕也又云葬于埵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

土爲之故知此埵謂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
也鶴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于隆土之上婦人聞之
憂雨思夫故歎于室若以于埵是蟻上于冢則鶴鳴
竟于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蟻文何得
鑿空生義

莎雞

幽風云六月莎雞振羽毛萇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孔穎達曰莎雞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
羽索索作聲明曰二說皆非也按諸蟲之鳴出于口

喙者多矣有脅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
脅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螻蛄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
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
是何獨莎雞也且豳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雞斯螽
之事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
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于寒也今驗莎雞狀如
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
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
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

候其鳴者把火燃看卽知斯言之不謬孔云飛而振
羽索索作聲是其不識莎雞妄爲臆說

鳴鴉

豳風鳴鴉序云周公救亂也經曰鳴鴉鳴鴉旣取我
子無毀我室毛萇云鴉鴉鸛鸛也孔穎達曰鴉鴉巧
婦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明曰穎達之妄也按郭
璞注爾雅云鸛鸛鴉之類也魯頌曰翩彼飛鴉集于
泮林毛萇傳曰鴉惡聲鳥也又賈誼鵬鳥賦序云鵬
似鴉不祥鳥也又弔屈賦曰鸞鳳伏竄兮鴉鴉翱翔

顏師古注曰鴟鵂怪鳥也鴟惡聲鳥也據毛萇郭璞顏師古諸儒之說則鴟鵂土梟之類非巧婦矣無毀我室我巧婦也然則此詩之內有鴟鵂毀室之言蓋周公之意以鴟鵂比管蔡巧婦比已言管叔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屬黨不可更奪其土地故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如此則當是鴟鵂欲毀巧婦之室巧婦哀鳴于鴟鵂而康成穎達直以鴟鵂爲巧婦非也

補新宮

并序

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于宋公享之賦新宮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詩序無此篇蓋孔子返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歸故也三石之篇孔子既已刪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不冠諸篇別爲編簡縱其辭尋逸則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皙得以補之惟此新宮則辭義俱失苟非精考難究根源按新者有舊之辭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廡是也宮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士蔦城絳以深其宮梁伯溝其公宮居處之宮也楚之章華晉之虎祁燕遊

之宮也成三年新宮災禰廟之宮也然則正宮新宮
居處之宮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宮室宮室初成
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爲考考成也若宣王斯
于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洛之也
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
時時人歌詠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採之爲燕享歌
焉必知此新宮爲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宮下
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

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宮旣爲下
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爲文王詩也知非天子
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
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
非禰廟詩者以禰廟之詩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
之宮詩者以燕遊之宮多不如禮其詩必當規刺規
刺之作是爲變雅享賓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
新宮爲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旣非天子
又非諸侯爲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爲諸侯文王身有

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文王
 猶服事紂武王克殷之後謚之曰文追尊爲王其詩
 有風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南陔之類是也
 有大雅焉大明棫樸之類是也有頌焉清廟我將之
 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者以其國爲諸侯身行王
 道薨後追尊故也新宮旣爲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
 云爾

小序

新宮成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朝臣賓客燕

飲謂之成也奐奐新宮禮樂其融爾德維賢

忠爲忠以公斯筵是同人之醉我與我延賓奐奐新

宮旣奐而輪其固如山其儼如雲其寢斯安

分我旣考落以燕羣臣奐奐新宮旣祭旣延我

鏞于以醉賢有禮無愆我有斯宮斯宮以安康後萬

年

新宮三章章八句

補茅鴟 并序

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慶

對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諷茅鴟杜元凱曰茅鴟
逸詩刺不敬也凡詩先儒所不見者皆謂之逸不分
其舊亡與刪去也臣以茅鴟非舊亡蓋孔子刪去耳
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
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習詩舞論語
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
學之年其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况周禮盡在
魯國孔子賢于叔孫豈叔孫尙得見之而孔子反不
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作不合禮又爲依孔子刪
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宮不爲刪去耶答曰新宮
爲周公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爲風
乎爲雅乎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大夫所賦
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小序

茅鴟刺食祿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祿而無禮度
君子以爲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茅鴟茅鴟無集
我岡汝食汝飽莫我爲祥願彈去汝來彼鳳凰來彼
鳳凰其儀有章茅鴟茅鴟無啄我雀汝食汝飽莫我

兼明書卷二終
肯略願彈去汝來彼瑞鵲來彼瑞鵲其音可樂茅鴟
茅鴟無搏鸚鵡汝食汝飽莫我為休願彈去汝來彼
鴟鳩來彼鴟鳩食子其周茅鴟茅鴟無噓我陵汝食
汝飽莫我好聲願彈去汝來彼倉鷹來彼倉鷹祭鳥
是徵

茅鴟四章章八句

兼明書卷二終

兼明書卷三

春秋

劉子玄誤說周之諸侯用夏正

劉子玄史通云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
儀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正月者年即魯
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所紀書年始達此義而自
古說春秋者妄為解釋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頒
朔于諸侯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諸侯而用夏家
正朔按文十七年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云二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杜注云鄭文公二年六月日即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即諸侯奉行周正之明文也而子玄不精魯史妄斥先儒說經典之玷不可以訓或曰春秋後序是杜因晃所書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所書是魏國史記魏本周之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魏國之興在周之末時稱戰國魯不臣周自造史書追書前代稱王改朔周夏正而子玄執戰國之史而論春秋之制以末正本無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隱六年左傳云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明日信當讀爲屈伸古者多用信字爲仰易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常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草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

衛桓公名

隱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即桓公也諸侯讀皆如字

新明書 卷三
三
明曰非也。完當作兒，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實，終將諱之。故既葬而爲謚，若衛侯名完，豈得謚之桓乎？故知完當作兒。按字書，容貌之兒從白，下八音，俗書完作兒，與容貌之貌相似，是桓公本名兒，傳寫誤爲完也。
荆敗蔡師于莘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國，貶之。若荆州之夷然也。穀梁曰：荆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無此解。杜元凱曰：荆楚本號也。譚趙取公穀爲解，明曰：杜說

是也。且一國兩號，其國有三殷商、唐、晉并此楚荆。著在經典，坦然明白。按禮記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又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荆爲楚之本號亦已明矣。故莊四年傳稱荆尸而舉，又曰：楚武王荆尸，皆謂舉其先代之軍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國，貶曰荆，則狄入衛，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以貶之乎？按禹四海之內都置九州，而執玉帛萬國，則是州大而國小也。豈加大于小而爲貶乎？且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荆楚？敗徐于婁林，又何功而書楚？但

當時史官承告而書不以此爲褒貶也按春秋之例但舉國不稱人卽爲貶未有去其國號而舉州名爲貶者也或曰旣不以荆爲貶經書荆而傳稱楚何也答曰當此之時楚國實名荆左氏爲傳之時近書之爲楚耳推此諸文則記事之義爲得其實矣

金鼓以聲氣也

僖二十二年左傳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杜元凱曰金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也明日非也按上文云三軍以利用下文云聲盛致志則是金鼓所以

佐士衆之氣若謂佐士衆之聲則於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注曰葛之能藟蔓繁茂者以本根庇廕之多也且庇廕者自上及下之辭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馬

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杜注曰畫馬爲文四百匹也明日杜說非也文馬者

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爲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姑吉人

宣五年左傳云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而生穆公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明日石癸所言是論姑字之義義卽當時姑從人作吉後代改之從女若當是從女安得吉人之語乎故是從女者失其義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齊賓媚人封晉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杜注曰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卽從命也明日杜注誤也今尋其辭意言背城一戰戰若幸勝尙當從晉命若不幸而敗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戰而獲勝非謂完全之時也

兩觀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趙子曰復作兩觀譏仍舊也其意言諸侯無兩觀有者

僭天子也今因天災宜廢之明日按左氏及毛詩禮記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靈臺者別地爲之觀臺者因門爲之凡臺望雲物如災祥水旱逆爲之備不可無也左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禮運曰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此以崇爲貴也臺門卽兩觀也由此言之諸侯之有兩觀亦以明矣或曰魯以周公故得有兩觀其餘諸侯不當有也答曰若後者復作是也又何譏乎又曰非譏何以書也答曰春秋之義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

者非褒貶譏而書者有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卽此新作雉門及兩觀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門之類也于法自當書非由譏也且兩觀與雉門同文豈雉門亦不當作邪據此諸文則趙子言非也

禮記

宿離不貸

月令云命太史司天曆候日月星辰宿離不貸孔穎達曰離讀爲儷猶配偶也言太史之官使馮相氏保章氏常在候不得怠慢不覺天文之變異孔穎達之

解謬之甚也且經云日月星辰宿離不貸
字不當繫於馮相保章也且馮相保章卽太史之官
何故將特在星辰之下乎今以星謂二十八宿也辰
謂日月之舍也宿留止離經歷言天子命太史之官
歷候日月星辰卽留止所經歷爲祥爲災無令差貸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此之謂乎而穎達以宿離爲
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穿鑿

占兆審卦

月令曰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孔穎達曰有
司太史之官殺牲以血塗之曰釁使之神也策著也
占兆謂卜兆之書也非但釁其著龜兼釁此占兆之
書不言釁占兆者蒙上文也卦筮卦也易有六十四
卦或吉或凶但審省之而已以其筮短龜長賤於龜
兆故也明曰按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
而穎達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詞存于
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贍也爾雅云占視
也則是占之爲言繫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

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爨龜策之時占視其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繫總以吉凶結之也云筮短龜長此左傳文也穎達既誤解爨此不爨卦故引左傳證之按僖五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按易之爲書河圖出文經三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賤于龜乎或曰既不短于龜何以故立驪姬而筮之吉乎答曰必非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

爲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于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于東宮又南蒯將逐李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告之凶而誤占之爲吉非短于龜也

苦菜

月令孟夏苦菜秀孔穎達曰菜似馬薤而花白其味極苦明曰按夏小正四月王萑秀月令用小正爲本

改王萇爲苦菜也詩幽風四月秀萋鄭康成疑萋爲
王萇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萋去聲春初取煮去
苦味和米粉作餅食之四月中莖如蓬艾花如牛蒡
花四月秋氣生故苦萋秀則一歲物成自苦萋始月
令所書皆應時之物其言苦菜卽苦萋也穎達所見
別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

螻蝻

月令立夏之日螻蝻鳴孔穎達曰螻蝻蝦蟇也明曰
非也按蝦蟇一名蟾蜍不能鳴者蛙也故

牝鞠螻蛙然則螻蝻蛙之類也爾雅云鼃猶鼃在水
者鼃鼃卽蛙也蟾蜍卽蝦蟇也郭璞曰蝦蟇非也按
蛙形小而長色青而皮光春夏居水邊相對而鳴者
也蝦蟇形濶而短色黃而皮如砂鞭之汁出如乳醫
方用之治甘蟲狗毒是今人悉呼蝦蟇者相承誤也
按蛙鳴始于二月驗立夏而鳴者其形最小其色褐
黑好聚淺水而鳴其聲如自呼爲渴于者是螻蝻也

王瓜

月令立夏之後十日王瓜生諸儒及本草多不詳識

明日王瓜卽栝樓也栝樓與土瓜形狀藤葉正相類但栝樓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於土瓜故以玉字別之爾雅諸言王者皆此類也今驗栝樓立夏之後其苗始生正與月令文合故知先儒之說皆非也

正鵠

射義曰失諸正鵠而反求諸身先儒皆以鵠鳥小鳥畫於射侯之上明日鵠有二音其鳥亦別鴻鵠卽胡木反正鵠則古篤反廣雅曰鴉鵠上音于反下古篤同鵠也然則鴉鵠是鵠鵠卽是鴉鴉性驚黠射之難中故畫于

射侯之上非小鳥也小鳥無名鵠者先儒未之詳也今射塚之上畫烏珠者是正面畫烏鴉也

論語

而好犯上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日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長兄能悌卽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旣不犯上必無作亂之心故下文云而好作亂者未之有

也
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手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咸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

之說者于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也明曰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者孔子以二手指
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是當時狀非謂示以掌中之
物也

祭如在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又曰祭神如神在
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明曰祭如在者是孔子之前
相傳有此言也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謂兩
般鬼神也

而有宋朝之美

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
之世矣明曰此孔子歎末世浮薄所尚者口才與貌
耳如此則不得云而有宋朝之美蓋此而亦當作不
傳寫誤也

飯蔬食

皇侃曰蔬食菜食。嘽曰經典言蔬食者皆謂麤飯非菜食也。音嗣謂飯麤飯者。喫麤飯也。上飯音扶晚反。

唐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孔安國曰唐棣棣也。明曰爾雅釋木云唐棣棣。常黎反。郭璞注曰白棣似白楊樹。江東呼為扶棣也。又云常棣棣。郭璞曰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啗。則唐棣是棣非棣也。常棣是棣。

食不厭精

皇侃曰食麤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明曰

食音嗣謂飯也。言舂米作飯不厭精鑿也。

鑿子各反

食饘而餲

皇侃曰謂經久味惡如乾魚肉久而味惡也。明曰食音嗣謂飯也。餲餲也。敗餲飯也。爾雅云食饘謂之餲。郭璞云飯饘臭也。則非得其義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皇侃曰食謂他饌。明曰音嗣謂飯也。言孔子喫肉常令少于飯也。

迅雷風烈必變

孔安國注曰敬天之怒。明日怒非也。敬天道變也。何以知之。按雷者陽盛之聲也。位在東方。發于二月。風者發生之氣也。在卦屬巽。于星屬箕。易曰雷風恒。風雷益。又曰動萬物莫疾乎雷。撓萬物莫疾乎風。由此觀之。風雷非天之怒亦已明矣。或云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何也。答曰怒非風雷之謂也。其謂天福善禍淫。故無敢戲豫。慮其加禍爾。蓋以禍淫爲怒。豈謂風雷邪。又難曰左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

戮此非天之怒耶。答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殺戮在夏。刑罰威獄在秋。若聖人法雷而立刑。則當盛夏而決罪也。又難曰雷風不爲天之怒。春秋震夷伯之廟。左傳曰展氏有隱慝焉。何也。答曰春秋記異耳。左傳言也。若以展氏有罪凶爲天所震。則楚子商臣單于冒頓。何不震之。蓋夷伯之廟。偶因震而圮耳。今人之舍如此者。亦不少矣。又難曰今人有震死者。何也。答曰五行六氣能生人。亦能殺人。非獨雷霆也。且人之生命有合兵死者。有合水死者。有合火死者。有

合震死者然則雷之爲物與夫水火無以異也又難
曰今震死之人如鬼神何也答曰古人云蛇從霧龍
從雲雲旣興而龍神從之或害物耳水之深蛟蜃居
之山之大豺虎宅之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但
人稟陰陽之變豈可同于平常故衣服冠而坐也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

先儒皆言請其車賣之爲槨也明曰經止言爲槨是
欲毀其車作槨耳非將爲之也若爲車買其爲槨之
本可以請于他財何故特請其車也且經無爲之文

何爲妄說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明曰視其文勢無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黨
有直躬者此卽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
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
文

孝經

仲尼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仲尼

之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尚書古文隅尼鳥尼菜尼
並作尼今文皆作夷然則夷尼音義同也又按左傳
魯哀公誅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音甫晉王衍字夷甫
是用今文耳又漢有諫尼晉有潘尼猶用古字按字
書仲尼之尼從尸下二僧尼之尼從尸下工文字不
同音義亦別代人不能分別乃一槩而呼實乖聖人
之音也

曾子侍

明曰孔子之行在孝經可謂不刊之典顏閔無問答
獨與曾參論者諸儒之說頗有不同且六親不和有
孝慈蓋閔之父和而孝不顯曾參父嚴而孝道著所
以孔子與之論孝兼亦慮其心不固因以勗之也或
曰何知曾參之父嚴者答曰孟子云曾參之事父也
訓之以小杖則受論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
孝之道常鋤瓜誤傷蔓乃以大杖毆之是其嚴也

爾雅

菟字

釋草云菟菟芰繁菟葵黃菟瓜之類菟字皆從艸明

曰菟字不從炒按炒菜之號多取鳥獸之名以爲之
至如勤鼠尾孟狼尾菟雀弁瓌烏殮莽馬帚芟牛蘄
菡鹿藿之類其鼠狼雀烏馬牛鹿等字皆不從草兔
亦獸名何獨從草蓋後人妄加之耳

蜚蠊蟹

釋蟲云蜚蠊蟹郭璞注云蟹卽負盤臭蟲也明日按
春秋書秋有蜚杜注云蜚負蟻也然杜預以蟲一名
蠊蟹而郭以此蟲一名蜚蠊一名蟹以春秋證之卽
郭解誤也

桑鳳竊脂

釋鳥云桑鳳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背曲食肉好
盜脂膏食之因以爲名也明日非也按下文云夏鳳
竊玄秋鳳竊藍冬鳳竊黃棘鳳竊丹豈諸鳳皆善爲
盜而偷竊玄黃丹藍者乎蓋竊之言淺也竊玄者淺
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
淺赤色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採桑之時見
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鷓鳥是也以其採桑
時來故謂之桑鳳而郭注謂竊脂爲盜脂肉一何謬

哉

兼明書

八卷

其

兼明書卷三終

兼明書卷三終

